

安徽省六安市晓天中学2021-2022学年高二下学期语文3月第一次月考试卷

现代文阅读(36分)

1. 现代文阅读

论述类文本阅读

作为20世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遗产，常读常新的“五四”，已伴随我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岁月，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一抹青春记忆。

对于“五四”的内涵和外延，有着丰富的阐释。具体说，它指称的是发生于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学生为主体，以“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为口号的学生游行示威事件。事件的发生在国内外引发强烈的反响，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屈辱之愤懑情绪的总爆发。因此，事件后的第三天就有学者对其精神现象作了概括。作为五四运动主体，学生身份的罗家伦直接将其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与“民族自决的精神”；作为导师的陈独秀则将之呼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的精神”。

从外延上看，“五四”有更为宽泛的含义，它可以囊括自《新青年》杂志创刊直至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文化大潮和思想命题。追溯五四运动前十年，呼唤青春应该说是文学与思想界的时代强音。时至“五四”，这一声音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此，一代又一代的启蒙先驱为这一美好愿景而不懈努力，携手共进。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振臂高呼：“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李大钊以《青春》为题劝告青年：“青春之国民与白首之国民遇，白首者必败，此殆天演公例，莫或能逃者也。”陈独秀则以《敬告青年》与同仁共勉：“我辈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青春中国”之构想，已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最为重要的时代使命。

青春”主题，基本元素集中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很容易形成共识，而在关于“五四”的价值、意义等问题上，近百年的时间里曾出现众说纷纭的不同理解。当年，“研究系”的刊物《晨报》与革命党人的刊物《民国日报》就在1920年5月4日“五四”周年纪念时出现了不同的发声。之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对“五四运动”也都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考察近百年的“五四”研究学术史，学术界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也都在不同的学术视野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和感悟。

对“五四”这样一个既不是短时段也不是太长时段的历史记忆书写来说，具有回归与再撰的双重要求。百年“五四”，我们可以将之定位为中时段：一方面，鉴于“青春”主题已经在原有本色上被年轮涂刷上了一层层五颜六色、缤纷炫目的彩釉，当下的整理研究就有必要溯源正本、剥茧抽丝，以得“始终”；另一方面，再撰的目的无非是在回归的前提下，重新书写“五四”的丛林总总、逶迤曲折，从而进一步建构起“五四学”的学术思想谱系。对此，雅克·勒高夫说：“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关系无疑是把握或拿捏历史分寸的瓶颈。体现这些不同时期记忆史面相的是各种史料，只有大量收集，从中甄别，我们才能观察到“五四”历史之全部面貌、演进和重构之脉络、“五四”之永恒青春精神，才能以立体生动的历史记忆梳理“五四”的“来龙”、展望“五四”的“去脉”。

对“五四”的纪念，各个时期的报刊舆论也都充满了变化的时代感，这些公共舆论所构建起来的现实意义无疑都是为了解读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变化，“五四”记忆和精神在每个时间节点上都表现出最强的时代声音。同时，五四运动也成为诸多城市记忆之一部分，省域的、地域的、城市的，无论哪个层面，都体现出地方记忆对“五四”的时代性和现实性的最显著认